

四大美人音樂劇與我

文 / 吳瑞呈

圖 / 臺北市立國樂團



2015年TCO音樂劇「四大美人」系列《情人眼裡出西施》



2018年TCO音樂劇「四大美人」系列《賽貂蟬》



2023年TCO音樂劇「四大美人」系列《大畫昭君—觀落雁》

2015年，我尚在臺北市立國樂團（北市國）任職，先前鍾耀光團長在任時已經規劃與全民大劇團（「全民」）合作，預計將改編西方的一部輕歌劇。鄭立彬團長任職後，「全民」提出他們現成由謝念祖編導、張大春作詞、王希文作曲的音樂劇「情人眼裡出西施」。當時演奏組長蔡珮漪提供給我一份劇團的演出錄影，讓我看看是否適合和國樂團合作演出，我看過之後，建議可行。在一次和「全民」的會議中作曲家王希文表示將親自擔任國樂團總譜的寫作。樂團安排由我擔任演出的指揮，並協助作曲者了解國樂團編制和各類樂器，包括請教相關聲部團員。

排練階段，劇團的部分，我儘可能地前往觀看，以便更多對戲劇的理解和熟悉。樂團部分的排練，作曲家求好心切，過程花費一些時間修改樂譜，直到劇團、樂團和合唱團的練唱，甚至到了戲劇排練也還偶有修改，首次和「全民」合作音樂劇，爲了能完美演出，還要感謝樂團團員的配合。

「情人眼裡出西施」在國家音樂廳演出，沒有樂池，不像一般和戲劇或舞蹈合作，樂團需安排在舞台上，而且舞台設計將樂團安排在舞台中央，戲劇表演圍繞樂團四週進行，樂團不只現場演奏，也和戲劇表演在畫面上融合，指揮也得前後左右關注角色的位置與表演以便配合，包括獨唱、重唱、合唱。因劇團之前是搭配預錄的音樂演出，這次由樂團現場伴奏，我盡量讓演員自在的演唱。

接連的籌備和排練之後，於2015年12月8-9日演出，觀眾除了親臨現場，也可以付費在網上觀看直播，那是在COVID-19疫情之前4年。

北市國與「全民」首次的合作，大概雙方都感覺愉快，開啓了「四大美人」系列的合作計劃，其中還旁生出2020年「我的旁白人生」。

「四大美人」系列的第二部是謝念祖編導、張大春作詞、周華健作曲的「賽貂蟬」。當時我已經離開樂團，由於作曲的周華健並不寫國樂團的總譜，樂團詢問由我擔任編曲。基於以往經驗，加上那時離演出已近，中間還有農曆新年，有些段落作詞張大春還沒從腦子裡抄出來，劇團和作曲周華健也在癡癡的等，我擔心一個人要及時完成全部的總譜太緊迫，因此提議找林心蘋、李哲音兩位作曲家一起合作，經同意後我們也事先溝通如何分工。接下來幾次的會議，等待詞、曲，也陸續完成編曲，卻要面對多次配合戲劇的修改。不知是否為了修改問題，我曾短暫時間聯繫不上作曲家李哲音。最終全部及時完成，至於排練過程些許的調整或增刪，就不在話下了。還好現在作曲都用電腦記譜軟體，除了便於修改，總譜完成之後，樂團分譜的製作，甚至移調，處理也不會很麻煩，不需要另聘人工抄寫。學生時期曾聽一位老師說過他有次為一部歌劇由鋼琴譜配器成管絃樂團總譜，分譜抄寫的費用比他的配器費用還高。

「全民」的作品充滿創意，「賽貂蟬」劇中的貂蟬角色如同前一部「情人眼裏出西施」，也將顛覆一般從小說、戲劇的了解或印象，至於如何反轉，可從最初構想的劇名比後來所定的劇名「賽貂蟬」之前多一個「帶」字去想像。有次會議中作曲家李哲音曾詢問導演謝念祖是否真要取那四個字的劇名，導演也肯定地答覆，所以我一直的印象是這部音樂劇的劇名將有四個字，看到文宣才知只有「賽貂蟬」三個字。至於其中有場演出，飾演貂蟬的卓文萱因身體不適，演至中場，不得已取消未完部份，可見演員為新創音樂劇演出付出心力之巨大。

北市國與「全民」合作的「美人系列」第三部是由謝念祖編導，林孟實和吳季濤編劇、張大春作詞、李哲藝作曲的「大畫昭君～觀落雁」。

作曲家李哲藝創作多元，也擅長於各種編制的器樂寫作，因此這部音樂劇作曲的所有工作，包括國樂團的總、分譜全部由他完成，甚至提供給演員練唱的參考音檔，也是他自己錄唱的。

有天收到北市國黃立鳳組長詢問擔任演出指揮的訊息，驚喜我與美人還有緣份，雖當時已經有了進修安排，因許多國家疫情還在升溫，自己也還未接種疫苗，就決定先參與演出。

後來陸續上軌，看劇本和部分完成的樂譜、看劇團排練以及為演出記者會的排練，一切都依計劃進行，記者會也在華山文創園區熱鬧粉墨登場了，卻還是因疫情不得已把原訂2022年5月的演出延後。當全劇樂譜完成，樂團原來排練行程增加錄音，讓劇團能有實際的音樂檔案供他們日後排練，只是排練和錄音時除了管樂的團員，大都戴著口罩，少了面部表情溝通或時而會心的微笑，感覺不自在，也不真實。

演出延期至2023年1月6-8日，那時仍在疫情期間，就怕因確診或密切接觸者必須隔離的影響。正式演出前，劇團安排於2022年11月15日於「真劇場」進行一場線上音樂會。限於場地等因素，樂團是由北市國學院國樂團的12位團員擔任，我先將原國樂團編制的總譜調整為小團的編制，再和演員、樂團排練。

線上音樂會是選音樂劇中部分唱段演出，還穿插介紹製作、演出人員及戲劇相關內容，例如作詞張大春的創作分享；演唱指導魏世芬示範如何提供演員在演唱時的幫助；擔任小昭君的小朋友由於演出延後卻長大太快，只好調整原本小毛延壽要抱小昭君的安排。

臨近演出，我先看劇團的排練，然後和市國合唱團、北市國分別排練。演員、合唱團、國樂團一起音樂排練時，感覺演員會盯著指揮的動作，我告訴他們我不是劉德華，不用一直看著我，我會去配合他們的演唱，因為希望他們在舞台上除了投入戲劇表演，也能盡情的演唱，沒想到飾演昭君的方有心回說我比劉德華還帥，我腦中一時空白。



2024.12.6 於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辦理2024年TCO音樂劇「四大美人」系列之最終話《妃比尋常笑》演前記者會



2024年TCO音樂劇《妃比尋常笑》海報

至於和戲劇合作為了配合戲劇修改而作的音樂調整依然，作曲家李哲藝之前配合的修改已經不少，進入排練，情況仍有，我本來想可以依賴作曲家，但他可能太忙，有些則是臨時需要，製作人陳怡靜說問過作曲家，我也只好自作主張。陳怡靜曾提到劇團在歷史考據上下過的功夫，有些也編入劇中，只是到了「全民」，必然要好好的「全民」一下過去文學戲劇情節或史書記載，加上許多當時熱門的新聞議題更是巧妙地融入劇情之中，演出時演員生動自然的表現，觀眾笑聲不斷。還有的段落，詞曲作者有趣地運用已知歌曲的特點，在戲劇和演唱都得到很好的效果，不知算不算是一種「全民」基因。

和「全民」合作以來，私下也觀賞其多部戲劇或其他劇團的演出，我看「全民」的印象就是「好看、好笑、好感動」，甚至熱淚盈眶，而「全民」和北市國的合作則再多一項，「好好聽」，尤其四大美人的題材與國樂團，在音樂上更是天作之合。導演謝念祖在謝幕時總提到「全民」沒有政府的補助，感謝觀眾手上的每一張票。就觀眾而言，何嘗不是感覺：有「全民」真好。網路時代，各種影音平台資源豐富，「全民」的成就更顯不凡。就北市國而言，也將面臨許多未知，「國樂」就其發展看來，本就兼具傳統、融合與創新的精神。環境的改變是挑戰，但也提供新的條件、可能和機會。

能夠參與「全民」與北市國合作的西施、貂蟬、昭君美人系列音樂劇，和優秀的劇團、演員、合唱團、國樂團等音樂家們合作，從行政工作、編曲、排練，至整個音樂劇的演出，不僅是個人甜蜜的經驗，也是愉悅的成長，真是何其幸運。

今年9月鄭立彬團長回任北市國，團長就任暨2024/25新樂季記者會介紹將演出「四大美人」系列之「妃比尋常笑」。正期待欣賞，前日收到「新絲路」雜誌的邀請，希望寫一篇我曾參與過前三部美人系列音樂劇的經歷或心得。心想自己曾到過西安華清池，參與演出過鋼琴、管絃樂、國樂版，由韋瀚章作詞、黃自作曲的「長恨歌」，盧克輝作曲的二胡協奏曲「貴妃情」等，雖和貴妃早有音樂的連結，寫下這篇文章，也讓自己完整與四大美人音樂劇的緣份。

最後，衷心推薦讀者相邀親朋好友於2024年12月20-22日到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大劇院欣賞「全民」與北市國合作的「四大美人」系列之最終話「妃比尋常笑」，管他歷史與現實，在劇院那一刻，好好享用「全民」與北市國再度帶來的創意、歡樂與悸動，更何況觀眾手中的一張票，還能讓藝文環境更美好！

作曲家系列專題 | 蘇文慶、任重及刁鵬 談國樂創作的傳統、傳承及展望

訪談、撰文 / 顏采騰

圖 / 蘇文慶、任重、刁鵬

在過去幾期「作曲家系列專題」中，筆者探訪了不同世代、身份與國籍的重要國樂作曲家，卻還沒有談論過「『跨』世代」的議題。恰逢鄭立彬回任臺北市立國樂團團長，並提出「經典·傳承」為本樂季主軸，本期專題也將聚焦於國樂創作的傳統、傳承及創新等議題，建立起跨世代的探訪與交流，藉著作曲家們的澄澈眼光，看見臺灣國樂的未來展望。

為求聚焦，本文以國內重要的「中華民國國樂學會」（下稱國樂學會）為樞紐，訪問兩組 / 三位不同世代的國樂創作者：蘇文慶、任重及刁鵬。蘇文慶是你我熟知的國樂作曲大師，他曾任國樂學會理事長及創作委員會會長，不遺餘力地扶植國內的國樂創作；任重及刁鵬則是活躍的新世代國樂創作者，他們都曾受到國樂學會的啟發及邀稿，前者亦擔任國樂學會之副秘書長一職。本文將探尋他們各自的創作手法及理念、參與國樂學會的經驗、對於彼此世代的觀點及評價等，藉此建立一場虛擬的空中「對話」。¹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的「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

說到國樂學會，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每年定期舉辦、持續扶植國內創作生態的「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其實此一活動得以成立，和蘇文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國樂學會之前，「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曾於文建會主辦之文藝季舉行，並由蘇文慶數次擔任製作人，惟後續不再續辦。有鑑於此，蘇文慶於2006年擔任學會副理事長時，向當時的理事長陳裕剛提案，希望再度成立專門的創作平臺，邀集中西領域之作曲家投入國樂創作。因此自隔年（2007）起，國樂學會開始復辦「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並每年持續推行至今。

除了扶植聯合發表會，蘇文慶的另一項主要貢獻，是成立國樂學會的「創作委員會」。蘇文慶於2009年接任學會理事長，他於會內推動成立內部分支的創作委員會，並邀請時任理事盧亮輝擔任第一屆會長。委員會集合了幾位資深作曲家，成了一個共同研議創作方向、推薦創作新人、討論相關事務的絕佳場域。

「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的宗旨，是「推廣具有臺灣風格之創作樂曲，並促進臺灣作曲對國樂之創作力」²，希望促進臺灣人文風土及相關特色內涵的創作，辦理至今皆是如此。不過，蘇文慶也表示，作曲家其實有著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不一定要字面地或直接地與臺灣元素相關，「學會這邊給予最大的支持，希望國樂創作走向多元包容，並發展更高的可塑性。」

¹ 在探訪的環節，筆者並未實際邀集三位作曲家進行交流，而是依各受訪者的需求，分別進行筆訪（蘇文慶）及共同面訪（任重與刁鵬）。然訪談皆圍繞共同題旨開展，因此本文依主題並置呈現三位受訪者的分享，是以呈現一場「虛擬的空中對話」。

² 參考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之「2007民族樂展國樂創作聯合發表會」補助資料。
網址：<https://archive.ncafioc.org.tw/result/composer/work/bd9eba066837f8e801683cbeb0770032>



臺灣當代優秀作曲及指揮家蘇文慶

無獨有偶地，任重與刁鵬在受到國樂學會委託而創作樂曲時，也並不拘泥於狹義的臺灣題材。任重自2015年起於聯合發表會陸續發表《沉花》、《北海若》、《夏風》、《鳳陽？鳳陽！》等合奏曲及絲竹室內樂，其中《沉花》寫人才遭埋沒的遺憾之情、《北海若》取《莊子·秋水》之神話人物，皆無明確的臺灣元素。刁鵬則自2016年起發表《泰福努特》、《花魁》、《磯撫》等絲竹室內樂，敘寫埃及神話、日本文化及鬼怪等主題，同樣不是直接切合臺灣主題。兩人打趣地表示，他們自一開始就沒有特別遵照國樂學會的委託主題指示，甚至還討論要不要一起寫同一個故事系列，由此可見國樂學會給予的高度自由。

任重亦表示，他在成為國樂學會的一員、成為其中的「局內人」之後，也漸漸了解國樂創作的多元性之於臺灣的意義。他認為，國樂在臺灣落地生根之後，並未與（作為原生地的）中國國樂背道而馳，而是發展出了複數的文化想像及經驗；這些多樣的想像與經驗，又回過頭來反映了臺灣的文化多元性。「不管是地景、聲音景觀或是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想法，那都是你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事。即使像埃及神話或者是妖怪系列，那也是屬於臺灣的國樂的一種表現、一種樣貌、一種自我認同。」

從感動人心到貼近個人生命 國樂創作的世代差異

儘管每個作曲家的創作方法與取材不同，但若仔細觀察，我們仍然能發現各世代的共同創作特徵。這與個人的時代背景與生命經驗有關。

蘇文慶生長於現代國樂在臺生根發芽的年代，他和許多同輩的作曲家一樣，在中西樂的雙重涵養下成長。他自述，剛開始學習作曲時，是以借鑑及模仿作為習作的方式，一方面在西方音樂的薰陶中學習成長，一方面則從中國大陸的民樂創作中汲取養分。「我們這一輩的國樂人很幸運，很多從小學習鋼琴與音樂理論，也學習多樣的國樂器。」他與同輩的作曲家，是「在民族樂器演奏語法的熟悉上，進一步與西方創作技法相結合。作曲這件事對我來說是自然而生的，沒有太多的設計或繁複的技法。」

在作曲的程序上，蘇文慶基本上是以「標題音樂」為主，從一個核心主題出發，開展出完整的故事架構。他舉例，「如《臺灣追想曲》的音樂主題，即是以貼近人心、琅琅上口的旋律為中心，再以生活周遭捕捉的靈感，也許是節奏，也許是一段旋律，再加以發展而成。」又比如金門國樂團委託創作的《風獅爺傳奇》，每個段落皆附有標題，鮮明的故事架構讓觀眾更有共鳴。蘇文慶表示，他時常取材自臺灣風土或生活週遭，目的是讓音樂貼近心靈，「我注重旋律的美及音響的堆疊，可以感動及深入人心是我樂曲的最終目標。」

相比之下，任重及刁鵬這一代的年輕作曲家，則開創了完全不同的國樂風貌。有論者認為，近年的國樂創作，具有「素材與形式的多元性」、「理念及內容的折衷性」及「創作和詮釋的無常性」等特徵，在樂曲的素材選用、風格形式、理念內容等層面上，都變得更多元不定。³尤其是在任重及刁鵬兩位創作者身上，特別能發現上述的特色：

身為一同生活長大的兄弟，任重與刁鵬有著相似的聆聽經驗與童年記憶，他們都浸淫於各類日本動漫及各類流行音樂，也將這些迥異的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創作。任重自述，他所做的是一種「混搭」，一方面保存國樂既有的語彙與印象，一方面則「運用比較當代的語彙，比如說流行的編制、動漫或流行樂，去和國樂混合。」例如，他的合奏曲《蒼穹》參考了古裝穿越劇的配樂風格，相對忽略傳統的聲響，並呈現出各種情緒的氛圍。另一方面，刁鵬則更深地受到流行音樂的影響，在整個創作模式上都有不同：「我通常是先寫伴奏，再填主旋律進去；先彈出一個四到八小節的pattern（基本模式）後，再用那四到八小節去發展。」伴奏音型先於旋律的做法，便和蘇文慶等老一代作曲家截然相異，而無好壞高下之分。

不難發現，相較於前一代的國樂作品，任重與刁鵬等人的創作，都傾向於更個人化、生活化及小品化的題材。任重如此自我反思：「我並沒有想要去反抗上一輩，因為像盧亮輝老師、蘇文慶老師這一輩的音樂，其實奠定了我對於國樂的想像。……我下意識想要反抗的，是那種宏大敘事的既定印象。」他表示，比起民族情操、壯闊風情或社會議題等「大寫」的主題，他更希望以生命經驗為本，紀錄自己的聆聽記憶或生活周遭的聲景景觀。例如，他的笛子協奏曲《年年》，就放入了煙火綻放、白鷺鷥、京劇等聲響及意象素材，反映了他的過年記憶以及和爺爺相處的時光。他表示：「我們希望音樂能夠貼近我們。我們的音樂不是代表某一時期的社會，而是代表我們的人。」

音樂傳統的保存、拆解與轉化

在國樂勢不可當的現代化進程下，傳統音樂的保存與轉化是另一項重要議題。其中的關鍵問題是：現代國樂作為借鏡西樂的、交響化的樂種，要如何呈現、呈現哪些傳統音樂的面向？國樂與西樂之間決定性的不同，是在於音色、演奏法或是民俗的素材？關於這些問題，年輕一輩的作曲家們有他們自己的獨特信念。

對於刁鵬來說，演奏法是彰顯國樂特色的武器。刁鵬表示：「我會特別寫一些『只有這個樂器才能演奏出來』的傳統技法，比如說琵琶的『鳳點頭』、笛子的『剝音』」，如此一來，這些片段就只有特定的國樂器才能做到，更不能由西方樂器取代。他舉例，他的笛獨奏曲《百步蛇—雷利德·布雷克帝克·鱗》雖然以爵士風格為底，但「裡面加入了滿滿的笛子的傳統演奏技法，這首曲子長笛絕對吹不起來」。



作曲家及笛演奏家任重

³ 見郭相焯：〈國樂多元語彙的融合與表達——從中華國樂學會 2018-2020 之委約作品談臺灣當代國樂之創作特徵〉，《跨界對談 16—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



作曲家及鋼琴家、笛演奏家刁鵬

在任重的創作中，則有轉化傳統曲牌與傳統演奏技法、新舊並陳的操作手法。他舉例，他的琵琶協奏曲《對雪》融入了京劇曲牌《夜深沉》的節奏與音程、蘇州評彈的風韻與加花變奏等元素；與此同時，他卻又藏入周杰倫〈髮如雪〉的和聲進行，並以動漫音樂式的配器色彩作結。他拆解並消化了傳統音樂的元素，並非完整地保留傳統原貌而是取其韻味或單元，同時也結合他熟悉的流行風格。「這就是我保留國樂傳統的方式」，任重表示。

開放接納所有可能性 國樂的創新與未來

如同我們所見，現代國樂除了常見的器樂獨奏、絲竹室內樂、樂團合奏等形式之外，也正在發展出全新的樣貌、涉入前人未竟的嶄新境地。蘇文慶回顧了十多年來的國樂學會委託作品，並指出：「作品風格走向有現代、也有貼近傳統；從調性音樂到非調性音樂，各式作品的產出帶給了國樂嶄新的、旺盛的生命力。每位作曲家用心的創作，從任何觀點看來都是美的。」對他來說，藝術的發展本就需要不同的多面向來充實，因此他相當樂見任何的可能性與嘗試。

甚至，「（現代）國樂」這個概念，作為一個隨時代不斷變換的意義場域，也正在持續地流變延異。如任重與郭靖沐、潘宜彤組成的「三個人」樂團，正進行著經典改編、跨域合作以及學院前衛的多角經營，不斷更新著國樂的現代性；刁鵬則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行草Grass Walkers」，不設限地嘗試爵士、日本流行、Disco、戲曲、Fusion等音樂風格。刁鵬甚至表示，他「甚至懷疑自己到底算不算是個國樂人」；他說，「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在國樂中算是什麼定位。但是我後來也想說沒關係，反正有什麼我都碰一下。」任重則表示，無論刁鵬有怎樣的自我定位或懷疑，他無疑都是屬於國樂的一份子；「這就是身份（identity）的混雜性」，任重也說，「國樂的包容性和自由度很大。」

對於國樂創作的當下與未來，任重與刁鵬都希望人們更踴躍地投入創作，並打開心胸，接納所有不同的可能性。刁鵬提到，他在近年火紅的RPG（角色扮演遊戲）《原神》中發現，它的背景音樂會隨著場景不斷變換風格，將國樂元素融入得非常好；他非常期待臺灣未來能有類似的創作平臺及商業機會，讓國樂一展長才。任重則表示：「國樂的創作樣態越多，就愈能避免像西方現代音樂那樣，走入觀眾越來越少的窘境。」但他也提到，上一輩的國樂創作者，比較少關注當代實驗的風格，學院內也幾乎沒有相關的專業訓練，「我覺得國樂還是必須嘗試，因為就是不挑食嘛，沒試過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愛上它。」

從最初雛形之一的大同樂會、隨國民政府遷臺而生的中廣國樂團、1979年成立的首個職業國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再到現今無數的中西混編、全新編制的國樂團體，國樂總是隨著時代背景、社會條件、政治情勢、國族認同的流轉而變化，也正開創著無限的可能性。正如蘇文慶精闢而溫暖的總結：「現今的國樂就如同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混合的風格；食衣住行都順應著時代的發展，所以應該打開心胸，讓各式的音樂風格注入，成為當下的現代國樂。」